

# 潮人探奥



广东旅游出版社

潮汕风采文丛·卷五

B049/23

K2/6-53  
7  
2

# 潮人探奥

主 编 / 黄赞发 陈历明

连振国 黄绍生



广东旅游出版社

437650

1-2/

|     |                          |
|-----|--------------------------|
| 书 名 | 潮人探奥                     |
| 主 编 | 黄赞发 陈历明 连振国 黄绍生          |
| 出 版 | 广东旅游出版社                  |
| 发 行 | (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43号)       |
| 经 销 | 广东省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新华印刷厂                  |
| 规 格 | 787×1092毫米 32开 6印张 140千字 |
| 版 次 |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
| 印 数 | 1—5400册                  |
| 书 号 | ISBN7—80521—118—3/G·43   |
| 定 价 | 3.80元                    |

# 潮汕风采文丛总序

## ●秦牧

广东，是中国大有特色的省份；潮汕，又是广东大有特色的地区。

每一个外地人到潮汕来，都会感受到这个区域风味之独特与浓郁。这不仅因为潮汕地区的民众讲着特殊的方言，形成了独异于人的风俗，而且，也因为它文化比较发达，历史上人文荟萃，久有“海滨邹鲁”之誉。这里人烟稠密，耕地相对不足，居民很早就有飘洋过海的传统，作为著名的“华侨之乡”，它和海外关系密切，以常能得风气之先而著称。

解放四十年来，我国尽管走过曲折的道路，有很多沉痛的教训应该记取，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相当成就。特别是结束了十年动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执行了实事求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路线，逐步贯彻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潮汕地区和全国广大区域一样，出现了经济迅速增长，

欣欣向荣的局面。这是大家所有目共睹的。

一九八九年，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将热烈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在迎接这个庆典的时候，中华儿女们将从四面八方，纷纷为它拿出献礼。这套《潮汕风采文丛》，也是千千万万献礼中的一份。

这套文丛包括八卷：四卷为报告文学、通讯特写集（《港城纪事》、《特区素描》、《原野写意》、《集镇剪影》），集中反映了潮汕地区的建设新貌；一卷为咏潮诗词选（《前贤诗萃》），选入了自唐代至清代潮汕名人吟咏家乡的诗篇；一卷为文史论文集（《潮人探奥》），辑录了关于潮汕历史上重要事件与人物的考证论文；一卷为通俗教材（《汕头史话》），翔实地介绍了汕头的地理环境、历史风貌、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等；一卷为胜景诗画集（《胜景画卷》），生动地介绍了潮汕古今名胜一百景。

这一套丛书，可分可合。合起来看，它经纬交织，构成了一幅潮汕的宏观图景；分开来看，它描绘细部，介绍了潮汕不同时空的一系列微观事物。

我高兴地看到，随着经济的繁荣，潮汕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来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汕头，随着改革的深入，工业建设已经迈出了较大的步伐，汕头特区通过引进外资、技术，目前各项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发挥了“窗口”和“龙头”的作用，有力地带动了汕头经济的发展。我也高兴地看到，人多地少的农村腹地，近年来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和创汇农业，致力建设的果蔬种植业、水产养殖业、加工工业和畜牧业四大基地，目前已经初具规模。各县根据不同条件，也各自在一些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如潮阳的对外加工、普宁的水果生产、饶平的种

养业、惠来的造林绿化、揭阳的家庭小农场、揭西的畜牧业、澄海的粮食生产、南澳的渔业生产等就是，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乡镇企业的崛起，使作为连结城乡纽带的小镇，纷纷迅速发展起来。它们生机勃勃，活力充盈，给了人们一新耳目的印象。

曾经长期困扰潮汕人民的人多地少的问题，由于政策的英明与民众的奋力，已经开辟了一条解决的途径，这就是推进改革和开放，大办外向型企业，发展乡镇企业，进行多种经营。浩浩荡荡的洪流已经冲破石壁，冲刷出一条河道来了。世界上有些城市型的国家和地区，居民几乎完全没有什么耕地，但是，依靠工业建设和多种经营，他们仍然可以生活得很好！“地少人多”的潮汕，有什么理由不能闯开一条出路呢？尽管耕地不断缩小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严密注意，并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

这套丛书，不但可供潮汕本地读者阅读，也可供其它地方的人士观览，还可以慰藉客居国内外各地的潮籍游子的乡思。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小诗给海外朋友：“万里穿云燕，归巢恋旧枝，家乡甜井水，何处不相思。”客居四方的乡人总是关心故里的动态的。这套丛书的名卷，花飞蝶舞般飞向国内和世界各地，想来一定会给大家一点安慰的。

愿潮汕以更大的步伐开拓自己的锦绣前程！

一九八九年元月



# 目 录 ● 潮 人 探 奥

- 序 · 杨 越 ( 7 )
- 潮汕先民初考 · 黄赞发 ( 9 )
- 潮州新石器文化一瞥 · 陈历明 ( 29 )
- 浮滨、联饶古墓葬略述 · 邱立诚 ( 34 )
- 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初识  
· 邱立诚 ( 42 )
- 汉代潮汕建制的探索 · 黄朝凡 ( 47 )
- 潮汕古陶瓷的历史贡献 · 张无碍 ( 55 )
- 潮汕东晋南朝墓及其历史背景  
· 陈瑞和 ( 66 )
- 韩愈与赵德、大颠交谊述评  
· 曾楚楠 ( 74 )
- 潮州先贤王大宝 · 杨群熙 ( 84 )
- 明代状元林大钦 · 黄赞发 ( 92 )
- 明代军事家翁万达 · 黄赞发 ( 100 )

# ● 潮人探奥

洋务运动的实干家丁日昌

• 郑一衡 (113)

澄海樟林港与潮州早期海外

移民

• 林 风 (126)

潮人海外移殖与今日潮侨

• 林万任 (142)

罪恶的“猪仔”贸易在汕头

• 黄绍生 (150)

仓海业绩

• 蔡荣武 (159)

潮汕文化的摇篮——书院

• 林生早 袁奕强 (166)

潮州各属在郑成功抗清复台中的

战略作用

• 林俊聪 (177)

黄冈丁未起义及其历史意义

• 陈和轻 (184)

后记

• (191)

# 序

杨 越

潮汕气候宜人，物产富饶，山川灵秀，风光如画。自古以来，世称“海滨邹鲁”，更是“鱼米之乡”。

潮汕平原，有漫长的海岸线、肥沃的韩江三角洲、历史悠久的通商口岸，更有足迹遍及世界的海外潮侨和港澳同胞。最可贵的是这里还有立志要把潮汕建设得更加兴旺发达的近千万潮人。

今日有识之士：提出“爱我汕头”的口号，抒发了潮汕人的感情。潮汕，是伟大祖国的一颗明珠，是生长我们的土地。不论是终身生活于斯的，还是远走他乡异国的潮人，“爱我汕头”，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在殖民统治下的南洋，就曾听过许多离乡背井、远适异国的潮人怀乡思亲的故事。传说有些少年时飘洋过海谋生，后来在居留地发了财的“老番客”，临终时对子孙千叮万嘱，要求把尸骨送回潮州安葬；有的葬身异国，也求墓地朝向七洲洋，日夕遥望家乡。这是一种典型的“落叶归根”的意识，也是侨居海外的潮人的普遍心态。当然，如今他们居留国的环境和华人社会的情态变化了，潮人思亲怀乡之情，仍然绵延不断。最近，我还读过一位潮籍新加坡女作家写的许多怀乡思亲的作品，那种挚爱潮汕的深情，感人肺腑。看来，“落叶归根”也罢，

“落地生根”也罢，凡是潮人都与潮汕有一条感情的纽带，这条纽带是无形的、强韧的。

俗话说：“知之深，爱之切”。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即使是一瞬即逝的流星，也总是一种过程。至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潮汕平原，她的形成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爱汕头，就要知汕头。不但要知她的今天，还要知她的昨天和明天，才可以说是“知之深”，也才能够做到“爱之切”。

对于丰富多采、源流深远的潮汕人文历史来说，略道其详也应有本卷的巨著；这本小书不过沧海一粟，粗疏自是难免。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其中，追本溯源的部分，从文献资料与近年的考古发掘，跟踪探索到远古的潮汕文化以及历史的沿革，从中可以寻到潮人之源；历史人物部分，虽然只是些溪流，还是可证潮汕的地灵人杰，精英辈出；重大历史事件部分，则可窥视到潮汕历史发展的轨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潮侨历史和有贡献的潮侨传略部分，更具特色。它反映了潮汕侨乡的史实，能帮助人们加深对侨乡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理解。但愿这本小书能使更多的人懂得一点华侨的基本知识，至于身居海外的潮人，多识于自己的根本，以免数典忘祖，谅必也有兴趣。

如果这本小书，能起点这样的“乡土教材”的作用，帮助读者多知道些潮汕的昨天，也就不浪费作者们的笔墨了。

黄赞发

## 潮汕先民初考

潮汕一带见于史籍记载，虽最早仅能溯及秦皇之遣戍揭岭，但据考古发现和对古籍分析，潮汕也有极其悠久的历史。

### 从南蛮到百越

春秋战国以前，人们几乎都用“蛮”字来概称南方的远古居民。《礼记》就有“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意为刻画额肌，足趾相交）”的记载。“蛮”字古时写作“𪚩”，并不从虫，也并无褒贬之义。后来加入“虫”部，则是寓有南人事奉龙蛇类为图腾之意。南蛮的势力范围很广，部属繁多。长江流域直至越南北部都是南蛮各个部族的活动范围，潮汕地区也不例外。据《通志》所载，除防风氏外，夏、商的诸侯，没有一个是江南的。周朝势力较为南展，但也只达到长江流域。而且，楚、吴、越等诸侯国也只不过是给周天子一个宗主权，其属下人民仍都是南蛮人。

春秋后期，由于勾践灭吴，振兴越国，称霸江东，为属于南蛮的越族人带来了极高的威望，因而南蛮人开始被统称为“越”。

勾践去世后的百余年，楚威王兴兵伐越，大败越国，尽取吴越之地，“越以此散”。于是越人大量流散到南方，直至翻越五岭；与原来已在南方的蛮越人汇合。这些散居在大江以南的诸越族，究竟有多少支裔，尚不能确断。自战国开始，史籍则统称为“百越”（或曰“百粤”）。由于南来的和原有的部族之间不断相互侵吞，使零散的小部族日益减少，所以后来史籍主要仅记载了东越、闽越、南越、西越、骆越等几个大支族。

《舆地广记》称春秋时潮州为七闽地。《十道志》和《寰宇记》等书也都说潮州古为闽越地。但从南越拥有整个岭南地区来看，潮州又应属南越。秦汉时代的南越国还有揭阳令史定。实际上，潮州远处东南海隅，是中央宗主国所难控制的闽、粤“边区”，实难明断其统属。但无论如何，春秋战国时潮地为越人所居住，这却是可以肯定的。

据考古学家的分析，古越族有两种类型的文化遗址。一是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化。它显然有别于黄河流域以栽种粟、黍作物为主的中原文化遗址。二是东南沿海的“贝丘（或称贝冢）”和“沙丘”文化。它表明这一带的古越族主要从事渔猎和捕捞。潮安陈桥、池湖、梅林湖和澄海苏南内底等地都发现过贝丘遗址，从其出土工具与动物残骸，均可证当年潮地先民的生活资源主要取自海生动物。联系到潮州的海陆形势，唐代，潮水还时或直达潮州城下。贾岛《寄韩潮州愈》诗中就有“海浸城根老树秋”之句。可见如今的内陆地带，4000年前尚处在大海之滨。无疑当年的潮地正是古越族从事渔猎和捕捞之所。

另一方面，具有本地特色的大量青铜器的出土，说明整个广东地区的古越族，至迟在春秋战国之交就已有铸铜业。

而饶平浮滨墓葬出土的一件青铜戈，有关专家已初步鉴定其年代为晚商至周初，是迄今全省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且具有地方特征，显非中原或长江流域所传入。据报道，不久前揭阳云路出土的铜剑、铜鼎，经鉴别，也都具有吴越文化特征。

总之，无论是从史籍上的考证，还是从考古上的发现，都是证潮地的远古居民，当为越族。

## 古越族的习俗及其消亡

越族或百越族都只是一种泛称。实际上越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但也必须看到，越族各个支裔又是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庞大的人类共同体。他们有着共同的族称——越或粤。甲骨文中已有“戍”字，据考，戍当指越人，也有认为是越人所制造的兵器，通铍；有一定的分布地域——从长江直至越南北部；很可能已有较为共通的语言；善于种植水稻或习于水上生活。特别是具有许多相似的生活习俗和考古上发现的文化特征。如断发文身、喜用铜鼓、善用舟船、居住“干栏”、流行二次葬、悬棺葬和拔牙风俗；出土文物常见石磨石器、打段石器、石铲、石钺，几何印纹陶器等等。其中尤以断发文身最具广泛性，也最具特色。几乎所有的百越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百越人都崇尚此俗。

所谓断发文身，就是剃光头发，刻画整个身躯。我国古籍屡谈及此，那是对中原华夏族的束发笄冠而言的。这种习俗，原是处在江湖海滨，多以捕鱼为生的百越人，在谋生中祈求避免蛟龙（当指鳄类）侵害的一种做法。《淮南子》说：

“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应解为剪）发文身，以象鳞虫。”《史记》的注释者应邵说得更清楚：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加害”。后来由此逐渐生发了对鳞虫类的图腾崇拜，才使断发文身带上神秘色彩。过去潮汕到处有青龙庙，所祀皆为蛇神，人们称之为龙，拜蛇之风甚古。吴震方《岭南杂记》上载：“潮州有蛇神，其像冠冕南面，尊曰游天大帝。龕中皆蛇也，欲见之，庙祝必致辞而后出，盘旋鼎俎间，或倒悬梁椽上，或以竹竿承之，蜿蜒纠结，不怖人亦不螫人，长三尺许，苍翠可爱。”这正是断发文身所生发的对龙、蛇的图腾崇拜。

二次葬，也称迁葬、洗骨葬，这是古越族特有的葬俗。《墨子·节葬下》就有“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的记载。这里楚之南，就是指南越。在考古上，广东此类发现不少。潮安陈桥的贝丘遗址，发现过大量的染成红色的人骨。可证潮地的越族人也流行二次葬风俗。

越人富有反抗精神，这在《史记》、《淮南子》、《后汉书》等古籍中均有所述。如《淮南子》在记载秦军南侵时，说越人都撤至山林之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并推选“桀骏”者为将，发动夜攻，大败秦军，“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描述得极为生动。

但是，不管越人如何勇敢善战，却终究抵挡不住比之远为先进的秦汉大军。秦朝在尉屠睢被杀之第二年（公元前214年），又派赵佗率领充军罪人遣戍越地。自此约100多年的时间里，汉族军队和随军家属一齐进入岭南地区，渐渐“与越人杂处”。史禄（或称监禄）正是在那个时候为大军凿渠运粮，后“留家揭岭”，成为有史所载的汉人移居潮地的首

创者。西汉元鼎年间，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大军征讨南越，使百越人中的南越支裔，随着东越、闽越之后也灭亡了。由于不断汉化的结果，百越人的各个部族大多逐渐融合到统一的中华民族之中。此后，除三国时的“山越”，以及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尚有“巡抚岭南，百越皆伏”等偶尔的记载外，“越”字基本在史籍中消失，未被汉化的百越人遗裔，又重新被统称为“南蛮”。

## 畬族并非潮汕土著

秦汉以后，越人虽大多为汉族所同化，但被统称为南蛮的百越遗裔，仍然是部族繁多，遍布整个南中国。《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说，自巴蜀以东，数千里溪峒，有仡、伶、僚、瑶、壮之类，“凡数十种，皆所谓蛮也”。在这繁多的蛮族部族中，究竟哪一支是潮汕地区的远古居民呢？

这个问题，向来有一种说法，就是视畬族为潮汕地区的原始居民，称之为潮汕“土著”。其实，畬族定居于潮汕，历史固然悠久，但却并不是潮汕最远古的先民。据现代学者考证，畬族是在唐初才开始迁入广东的。对其渊源，概括起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潮汕畬族的远源为汉晋时代的“五溪蛮”。所谓五溪，就是湖南武陵的雄溪、楠溪、西溪、沅溪和辰溪。五溪蛮也称“武陵蛮夷”。五溪蛮为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所败，逐渐南徙，部分迁至五岭东端，成为瑶族祖先。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瑶本五溪盘瓠（即槃瓠，相传为南蛮始祖）之后。”明代邝露的《赤雅》也说：“瑶名峯（同畬）客，古八蛮之种，五溪之南，穷极岭海……”这就是说，

畬为瑶之一支，瑶为五溪蛮之后裔。唐初，潮、泉一带有雷姓、蓝姓畬民，时与其他越族支裔一样，都被统称为“蛮僚”。此后，畬族逐渐从潮州往福建山区迁移，大约在明初开始进入浙江。所以，福建和浙江南部畬民多自称其远祖出自潮安凤凰山。

另一说畬民源于会稽（郡治在今苏州）越族。西汉平定诸越的叛乱，尽迁东越人和闽越人往江淮地区。越人之不服者逃匿于深山，三国时称为山越，散居于江、浙、赣、闽一带的山区。山越曾成为东吴国的心腹之患。《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议论说：“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认为东吴不得不对曹魏政权低声下气，正是由于山越作乱之故。隋唐时，山越沿变为瑶，唐初逐渐南迁，入粤抵潮。故此，《狗皇歌》有句：“蓝雷之姓好结亲，同是南京一路人。”

上述两种说法，迁徙路线殊异，而又各有所据，尚难断定是非。但有两点却是一致的，一是畬族入潮最早仅能追溯至唐朝初年；二是畬族是瑶族的一支，故也称“畬瑶”。王守仁（即王阳明）《平濠头碑》就有“畬瑶既殄”之说。此外，也有认为潮州畬族是韩江流域的古越土著与江西蛮族接触融合而形成的新族；还有的将畬族入潮的历史推溯至4000年前的周公分封诸侯国，但都只能说是推断之论。

潮汕畬族分布曾十分广泛。据载，直至明、清年间，潮安、揭阳、饶平、澄海、惠来等地都有畬户。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过：“潮州有山拳（即畬），其种二，曰平髻，曰崎髻。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地方史籍也有“澄海有拳户，揭阳有山拳”等等记载。但至近代，除凤凰山区的畬族仍保持着若干部族色彩外，其余地区的都已为汉族